



Narratology and the Stylistics of Fiction

叙述学与小说 文体学研究

申丹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文学论丛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

(第二版)

申 丹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申丹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7

(文学论丛)

ISBN 7-301-03684-1

I. 叙… II. 申… III. ①叙述—艺术手法—研究 ②小说—文
体论 IV. I054

书 名: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

责 任 者: 申 丹

责 任 编 辑: 张文定

标 准 书 号: ISBN 7-301-03684-1/I·470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排 版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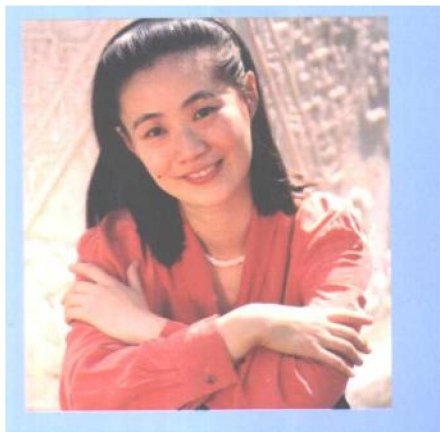
880毫米×1230毫米 A5开本 10.5印张 295千字

1998年7月第一版 2001年5月第二版

2001年5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精)

献给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年



申丹,1958年4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士,英国爱丁堡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现为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外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国内外发表有关叙述学、文体学、翻译理论和文艺理论的文章六十多篇,其中二十来篇发表在美国和欧洲的重要学术刊物上,一本著作曾获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专著优秀奖(最高奖),本书获第四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

内容简介

本书是将叙述学研究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相结合的专著。叙述学(也称叙事学)和小说文体学在当代西方小说批评理论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其研究成果深化了对小说的结构形态、运作规律、表达方式或审美特性的认识,提高了欣赏和评论小说艺术的水平。本书旨在对叙述学和小说文体学的一些主要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评析,以澄清有关概念,并通过大量实例分析来修正、补充有关理论和分析模式。本书特别对这两个学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与探讨,以帮助填补这方面学术研究的空白。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和中篇分别对叙述学的理论和文体学的理论进行了有独到见解的评析,下篇则系统探讨了叙述学的“话语”与文体学的“文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从不同角度对两者之间的重合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本书有两个主要目的:一为填空补缺,对于一些被批评理论界迄今忽略的问题投以了较重笔墨,而对于已引起关注的问题则论述从简或从略。二是在于澄清一些迄今模糊不清的问题,主要是来自西方理论界的概念上和分类上的混乱。本书材料翔实,引证丰富,辨析透彻精微,很有深度和独创性,实为一部富有独到见解的学术力作。

目 录

前 言	(1)
-----------	-------

上篇 叙述学理论评析

第一章 叙述学有关“故事”与“话语”的区分	(13)
第一节 有关二分法	(13)
第二节 三分法商榷	(14)
第三节 “话语”与“故事”的重合	(19)
第二章 叙述学的情节观	(30)
第一节 为何“情节”这一概念已变得极为模糊?	(30)
第二节 故事范畴的情节研究	(35)
第三节 情节究竟处于哪一层次?	(41)
第四节 与传统情节观的差异	(45)
第三章 叙述学的人物观	(51)
第一节 “功能性”的人物观	(51)
第二节 “心理性”的人物观	(60)
第三节 两种人物观之间的互补关系	(65)

中篇 文体学理论评析

第四章 文体学的不同派别	(73)
第一节 对不同派别的区分	(73)
第二节 文学文体学	(76)
第三节 功能文体学	(82)
第四节 话语文体学	(95)

第五节 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	(100)
第五章 文学文体学有关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	(108)
第一节 文学文体学的区分	(108)
第二节 结构主义诗学的区分	(119)
第三节 综合性质的区分	(121)
第六章 文体分析中语言形式与文学意义的关联	(127)
第一节 从皮尔斯的批评看语言形式与 文学意义的关联	(127)
第二节 从费什的批评看语言形式与文学意义的关联	(131)
第三节 语言形式与文学意义之关联的客观性	(143)
第七章 从劳治和米勒的重复模式看小说文体学的局限性	(152)
第一节 劳治的重复模式	(152)
第二节 米勒的重复模式	(159)

下篇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的重合面

第八章 叙述学的“话语”与小说文体学的“文体”	(165)
第一节 “话语”与“文体”的差异	(165)
第二节 “话语”与“文体”的重合之处	(175)
第三节 “话语”与“文体”断裂的原因	(180)
第九章 不同叙事视角的分类、性质及其功能	(185)
第一节 不同叙事视角的分类	(186)
第二节 全知叙述模式的性质与功能	(203)
第三节 第一人称叙述与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述 在视角上的差异	(222)
第四节 从一个生活片段看不同视角的不同功能	(238)
第五节 视角越界现象	(250)
第十章 人物话语的不同表达形式及其功能	(271)
第一节 人物话语表达形式的分类	(272)

第二节 不同形式的不同特点与功能·····	(283)
第三节 中国小说叙述中转述语的独特性·····	(302)
引用文献·····	(315)
后 记·····	(325)

前 言

叙述学(也称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在当代西方小说批评理论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叙述学与文体学均采用语言学模式来研究文学作品,属于生命力较强的交叉或边缘学科。两者不仅在基本立场上有不少共同点,而且在研究对象上也有重要重合面。当然,叙述学与文体学之间也存在不少本质性的差异。

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未出现探讨这两种学派之间辩证关系的著作。英国文体学家福勒(R. Fowler)在其主编的一本论文集的前言中,曾提及文体学与叙述学的关系。^①该论文集题为“文学中的文体与结构”。福勒认为文体学研究的“文体”与叙述学研究的“结构”呈互为补充的关系。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借用了乔姆斯基的深层与表层结构的学说。他认为叙述学研究的“结构”属于作品的深层结构,而文体学研究的“文体”属于作品的表层结构。福勒对于作品的深层与表层结构的区分实际上是对“内容”(情节结构)与“形式”(表达方式)的区分。然而,在我们看来,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之间的互补关系不仅在于两者分别研究小说的内容与形式,更重要的是,在小说的形式技巧这一层面上,叙述学的“话语”与文体学的“文体”有着更直接的互为对照、互为补充的辩证关系。只有兼顾“话语”与“文体”,才能对小说的形式技巧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

西方对文体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研究。早在公元100年,就出现了德米特里厄斯(Demetrius)的《论文体》这样集中探讨文体问题的论著。但在20世纪之前,对文体

^① R. Fowler, ed. *Style and Structure in Literature*, Ithaca: Cornell Univ. Press, 1975, pp. 10 - 12.

的讨论一般不外乎主观印象式的评论,而且通常出现在修辞学研究、文学研究或语法分析之中,没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20世纪初以来,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文体学方逐渐成为一个具有一定独立地位的交叉学科。西方现代文体学的开创人当推著名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学生巴利(C. Bally, 1865 - 1947),他借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传统的修辞学进行反思,力图将文体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建立起来,使文体分析更为科学化和系统化。巴利的研究对象为口语中的文体。他认为一个人说话时除了客观地表达思想之外,还常常带有各种感情色彩。文体学的任务在于探讨表达这些情感特征的种种语言手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由此入手,分析语言的整个表达方式系统。

稍晚于巴利的德国文体学家斯皮泽(L. Spitzer, 1887 - 1960)被普遍尊为文体学之父。斯皮泽的研究对象不是口语,而是文学作品。他的研究对文学文体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斯皮泽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因此他详细地分析具体语言细节所产生的效果,从而有别于传统的印象直觉式批评。此外,他提出了一种适于分析长篇小说的被称为“语文圈”(philological circle)的研究方法,即找出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偏离常规的语言特征,然后对其作出作者心理根源上的解释,接着再回到作品细节中,通过考察相关因素予以证实或修正。受德国学术思潮的影响,斯皮泽将文体学视为连接语言学与文学史的桥梁,旨在通过对文体特征的研究来考察作者的心灵以及民族文化和思想嬗变的历史。^①

50年代末以前,文体学的发展势头较为弱小,而且主要是在欧洲大陆展开(在英美盛行的为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结构主义等均对文体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英美,随着新批评的逐渐衰落,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语言学理论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性。1958年在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文体学研讨会”,这是文体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这

^① L. Spitzer,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1948.

次会议上,雅各布森(R. Jakobson)宣称:“……倘若一位语言学家对语言的诗学功能不闻不问,或一位文学研究者对语言学问题不予关心,对语言学方法也一窍不通,他们就显然过时落伍了。”^①就英美来说,这个研讨会标志着文体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诞生;就西方来说,它标志着文体学研究的全面展开并即将进入兴盛时期。60年代初以来,转换生成语法、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言语行为理论等各种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被逐渐引入文体学,增加了文体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本书在第四章中将要谈到,文体学有数种研究派别,其中与叙述学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文学文体学”。就“文学文体学”而言,真正与叙述学相关的是其内部的“小说文体学”。但“小说文体学”仅仅在分析对象上与“诗歌文体学”有所区别,在理论上和阐释模式上与后者可谓密不可分。因此,本书在评析有关理论问题时,将对文学文体学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

结构主义叙述学与文学文体学同属形式批评范畴,均着眼于文本自身。西方对于叙事作品或叙述技巧的研究也有悠久的历史。但与传统文体研究相类似,在采用结构主义方法的叙述学诞生之前,对叙述形式的研究一直从属于文学批评或文学修辞学,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叙述学首先产生于结构主义发展势头强劲的法国(但很快就扩展到了其它国家,成了一股国际性的文学研究潮流)。法国叙述学与1958年诞生的英美文体学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起步。叙述学诞生的标志为在巴黎出版的《交际》杂志1966年第8期,该期是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题的专刊,它通过一系列文章将叙述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公诸于众^②。值得一提的是,1967年和1968年在美国先后诞生了两份以英美为主体的文体研究期刊《文体》和《语言与文体》,它们的问世标志着英美文体学已开始走向兴旺。法国叙述学与英美文体学的兴起均与20世纪中叶的结构主义

^① R. Jakobson,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T. A. Sebeok, ed. *Styl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0, p. 377.

^② 但“叙述学”(narratologie)一词直到1969年方始见于托多洛夫(T. Todorov)所著《〈十日谈〉语法》(*Grammaire du Décaméron*, The Hague: Mouton)一书中。

思潮密切相关。但文体学仅仅是受结构主义的影响,而叙述学则是直接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叙事作品的学科。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改历时语言学研究为共时语言学研究,认为语言研究的着眼点应为当今的语言这一符号系统的内在结构,即语言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这些成分各自的历史演变过程。索绪尔的理论为结构主义奠定了基石。结构主义将文学视为一个具有内在规律、自成一体的自足的符号系统,注重其内部各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与传统小说批评理论形成对照,结构主义叙述学将注意力从文本的外部转向文本的内部,着力探讨叙事作品内部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

美国叙述学家普林斯(G. Prince)根据研究对象将叙述学家分成了三种类型^①。第一类为直接受俄国形式主义者普洛普(V. Propp)影响的叙述学家。他们仅关注被叙述的故事的结构,着力探讨事件的功能、结构规律、发展逻辑等等(详见第二章)。在理论上,这一派叙述学家认为对叙事作品的研究不受媒介的局限,因为文字、电影、芭蕾舞、叙事性的绘画等不同媒介可以叙述出同样的故事。但在实践中,他们研究的对象以叙事文学为主,对其它媒介关注不多。第二类以热奈特(G. Genette)为典型代表,他们认为叙事作品以口头或笔头的语言表达为本,叙述者的作用至关重要。在研究中,他们关注的是叙述者在“话语”层次上表达事件的各种方法,如倒叙或预叙、视角的运用等等(详见第八章)。第三类以普林斯本人和查特曼(S. Chatman)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事件的结构和叙述话语均很重要,因此在研究中兼顾两者。这一派被普林斯称为“总体的”或“融合的”叙述学。

我们不妨从学术思想背景和基本立场这两方面来简要探讨一下叙述学与文体学之间的关系。前文已提到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两者的兴起所产生的作用。2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也是两者的

^① G. Prince, "Narratology" in M. Groden and M. Kreiswirth, eds. *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 Criticis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1994, pp. 524 - 527.

共同源头之一。作为一个学派,俄国形式主义可以说是20世纪形式主义文论的开端,它强调艺术的自律性,认为批评的着眼点应在作品本身。著名形式主义者普洛普是上述第一类叙述学研究的开创人,而另一位著名形式主义者雅各布森对文体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雅氏有关文学作品之特性的“文学性”理论和另一位著名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V. Shklovsky)有关陌生化的理论^①,对叙述学和文体学均产生了较大影响。英美新批评也是叙述学和文体学的学术背景中重要的共有成分。文学文体学受新批评的影响很深(详见第四章第二节)。叙述学对叙事话语的研究与新批评中的小说形式研究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热奈特的代表作《叙事话语》明显受到布鲁克斯(C. Brooks)和沃伦(R. P. Warren)等新批评派学者的影响。而且,在叙述程式的研究上,《叙事话语》也继承和发展了美国芝加哥学派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的传统^②,而后者在对叙述形式的看法上与新批评相当一致。^③

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叙述学和文学文体学都是20世纪形式主义文论这一大家族的成员。它们关注文本、文学系统自身的价值或规律,将文学作品视为独立自足、自成一体的艺术品。形式主义批评相对于传统批评来说是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在小说评论中尤为明显。西方小说是从史诗——经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传奇作为过渡——发展而来的。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在西方大多数国家诞生于17或18世纪,19世纪发展到高峰,20世纪又有不少新的试验和动向。尽管不少小说家十分注重小说创作艺术,但20世纪以前,小说批评理论集中关注作品的社会道德意义,采用的往往是印象式、传记式、历史式的批评方法,把小说简单地看成观察生活的镜子或窗户,忽略作品的形式技巧。现代小说理论的奠基人为法国作家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1821 - 1880)和美国作家、评论家亨利·

① 详见本书第五章第一节和第八章第一节。

② G. Genette, "Discours du recit," a portion of *Figures III*, Paris: Seuil, 1972; W. C. 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1.

③ 芝加哥学派对新批评仅仅注重语言现象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两者都是形式主义批评家族的成员,在根本原则和立场上基本一致。

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 - 1916), 他们把小说视为自律自足的艺术品, 将注意力转向了小说的形式技巧。福楼拜十分强调文体风格的重要性, 詹姆斯则特别注重叙事视角的作用。詹姆斯为他的纽约版小说写的一系列序言阐述了他的美学原则, 对小说批评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作为个人, 他们的影响毕竟有限。20世纪60年代以前, 对小说的结构和形式技巧的研究没有形成大的气候。这主要是因为俄国形式主义仅在本世纪初延续了十来年的时间(1915 - 1930), 未待其影响扩展到西方, 便已偃旗息鼓。除了后来布拉克工作, 尔后又移居美国的雅各布森的个人影响外, 50年代以后, 随着一些代表性论著的法、英译本问世, 俄国形式主义方在西方产生了较大影响。而英美新批评主要关注的是诗歌, 在小说批评理论领域起的作用不是太大。直到60年代, 随着结构主义叙述学和小说文体学的迅速发展, 对小说结构规律、叙述机制和文体技巧的研究方在小说理论中占据了中心地位。众多叙述学家和文体学家的研究成果使小说结构和形式技巧的分析趋于科学化和系统化, 并开拓了广度和深度, 从而强化了对小说的结构形态、运作规律、表达方式或审美特征的认识, 提高了欣赏和评论小说艺术的水平。

当然, 作为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批评派别, 叙述学和文体学也有其局限性, 尤其是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隔断了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关联。这种狭隘的批评立场无疑是不可取的, 但叙述学和文体学研究小说的建构规律、形式技巧的模式和方法却大有值得借鉴之处。令人遗憾的是, 西方批评界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80年代初以来, 不少研究小说的西方学者将注意力完全转向了文化意识形态分析, 转向了文本外的社会历史环境, 将作品纯粹视为一种政治现象。他们反对小说的形式研究或审美研究, 认为这样的研究是为维护和加强统治意识服务的。在他们看来, 学术研究应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为政治斗争服务(参见第四章第五节)。这些西方学者对形式、审美研究的一概排斥, 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我国十年动乱期间的极左思潮。那时, 文学作品被视为代表资产阶级思想的毒草, 对文学的美学研究则被视为落后反动的行为。改革开放以后, 这种极左思潮方得以纠正, 我国学术研究界迎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春天。笔者近年来在美国和英国开会和讲学时,曾提到这一点,说明对于文革之后的中国学者来说,小说的形式、审美研究代表了思想上的解放,这引起了不少听众的莫大兴趣,有的学者明确表示小说的形式、审美研究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本书认为,对小说的艺术性的分析是小说批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小说艺术研究和小说与社会历史环境之关系的研究不应当互相排斥,而应当互为补充。

应当指出的是,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之间也存在一些本质性的差异。叙述学的目的不在于诠释作品,而是找出叙事文学的普遍框架和特性。叙述学家注重理论模式的建立,注重探研叙事文本共有的构成成分、结构原则和运作规律,忽视创作主体的作用。与此相对照,小说文体学家旨在探讨具体作品中语言特征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因而关注作者所做的特定的语言选择。但有的叙述学家也注意叙事作品之间的差异,尤其在与文体学的“文体”有部分重合的“话语”这一层面上,不少叙述学家不仅注重对叙事文本的共同特点进行探讨,而且也注重对具体文本的特征进行研究。^①

目前,国际上的叙述学与文体学研究在不断深入。以英国学者为主体的国际诗学与语言学协会和以美国学者为主体的国际叙事文学研究协会起着中坚的作用。这两个协会,一个为文体学家的大本营,另一个是叙述学家的聚合处。前者每年召开年会,并于1992年创办了一份新的杂志《语言与文学》,对文体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国际叙事文学研究协会则对叙述学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近年来,该协会越来越多的会员将叙述学与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计算机科学等众多其它理论和批评方法相结合,取得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1999年秋俄亥俄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赫尔曼(D·Herman)主编的《后经典叙述学》一书,^②该书堪称近年来跨学科叙事理论研究的一个缩影。著名解构主义学者米勒(J·H·

^① 参见 S. Rimmon-Kenan, *Narrative Fiction*, London: Methuen, 1983, p. 4, 以及上引 G. Prince, "Narratology," p. 524 & p. 526.

^② D. Herman, *Narratologie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 Press, 1999. 参见笔者拙文《美国叙事理论研究的小规模复兴》,《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

Miller)1998年出版了《解读叙事》一书,^①这是一本具有相当代表性的“反叙述学”(anarratology)的著作。笔者在下一本书中,将重点评述研究这些超越经典叙述学的新发展。但若想要较好地了解叙述学的跨学科研究和“反叙述学”,则首先必须对经典叙述学有较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西方学者对于经典叙述学的研究一直在不断取得新的成果。^②尤其令人感到欣喜的是,近些年来,西方叙述学和小说文体学在我国小说批评理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引发或增强了一些学者研究小说叙述、文体特征的兴趣,有的大学还开设了西方文体学和叙述学方面的课程。对于我国的小说文体和叙述研究以及忽略小说形式的“内容批评”来说,西方叙述学和文体学无疑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小说批评理论在这一方面的扩展、深化和更新也必然对我国的小说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本书中,我们试图对当代西方叙述学和小说文体学的一些主要理论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评析,以澄清有关概念,并通过实例分析来修正、补充有关理论和分析模式。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特别对这两个学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与探讨,以帮助填补这方面学术研究的空白。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对叙述学的理论进行了系统评析,它集中对“结构”这一层次进行探讨。中篇阐明了文体学的有关理论、阐释原则和分析模式,涉及的为“文体”这一层次。下篇系统探讨了叙述学的“话语”与小说文体学的“文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认为,在小说的形式技巧这一层面上,“话语”与“文体”呈互为补充的关系,只有兼顾两者才能对小说的形式技巧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话语”与“文体”之间有两个重要的重合面:叙事视角和表达人物话语的不同方式。尽管叙述学家和文体学家均关注这两个层面,但他们在分析时仍表现出在对象上和方法上的诸种差异。在本书中,我们综合采用了叙述学和小说文体学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对这两个层面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以帮助提高欣赏、评论或分析小说的水平。

① J. H. Miller, *Reading narrative*, Norman: Univ. of Oklahoma Press, 1998.

② 参见 Omega and J. Landa, *Narratology*, London: Longman, 1996.